



1957 抵達夏威夷

已，所聞所見無一不感覺新鮮。6月台灣正值盛夏，飛機到了舊金山，出了機門感覺到的是如台灣冬天般的寒冷，航空站服務人員說是墨西哥寒流來襲，這墨西哥寒流使我再一次地體會我已到了異地美國，

精神也緊張起來，同時我的心裡面對未知的世界，開始陣陣的不安。

舊金山聯合廣場 (Union Square) 旁的一家飯店，房間非常寧靜，在那裡過了第一夜。隔日，美援會派美國人來招待，我們留學生3人一組，搭招待人的車參觀舊金山名勝。擔任我們這一組的人自稱英文教師，自願擔任外國留學生嚮導。那天，我長時間說英語，此乃生平第一次經驗，我變成一行人的代表，動用了腦裡的英文單字，片片斷斷說的英語不一定句句按主詞動詞發音，開始的熱忱在觀光快完時就消失了。心裡不禁感嘆我人生過程上為何不斷面對陌生的語言，閩南語（台語）、日語、英語、國語、德語，這一生為什麼需要學習如此多的語言。我們的車內還有同伴二人，有時保持修道和尚般徹底沈默，有時打嗑睡，表示台灣和美國確實位於地球的兩端，有時差存在。不知怎的，這一天空氣寒冷中似乎有味道，美麗的景色，寧靜的街道，這城市特有的香味等等留給我深刻而難忘的一天。

翌日飛往華盛頓，我們留學生一行前往美國衛生署辦理規定手續。然後經過底特律繼續前往旅程最後一站—Ann Arbor